

「百年人文傳承大展」在國立臺灣文學館

許惠玟、黃佳慧*



左起臺灣師大美術系白適銘副教授、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鄧育仁處長、國立臺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成功大學博物館褚晴暉館長、文學館張忠進副館長與文學館王素惠主秘。

一、緣起

國立臺灣文學館展出「百年人文傳承大展」，主要以「中華民國」的紀元

* 許惠玟，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員（研究典藏組），為本展學術策展人；黃佳慧，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助理（展示教育組），為本展行政策展人。



座標而立，以八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與發展作為展覽重點。由於本館蒐集臺灣文人的手稿、出版物、圖像豐富，為忠實呈現百年人文傳承特色，在時間上以雙源頭作為開端（日本統治及中華民國），空間則以臺灣和中國作為對照，呈現出同一時代脈絡底下，不同地區的發展景況。展品以手稿、書籍、書信等為主，希望經由實物的呈現，彰顯臺灣人文學術的歷史結構之特殊性。本檔展覽雖依原始四期、三階段、八個學門的架構鋪陳，但展品則重新配置，以本館典藏的手稿、書籍、書信等文物呈現為主，展件總數超過 150 件。

本展展期自 101 年 3 月 30 日起至 5 月 6 日止，開展同日下午舉辦開幕典禮，本館李瑞騰館長與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鄧育仁處長及數位貴賓共同執行開幕儀式。開幕典禮當天，特別邀請 Voco Novo 爵諾人聲樂團，以純人聲無樂器伴奏 A cappella 的形式演出，強調本次展覽所展出之臺灣人文學科以「人」為本的基礎所發展的意義。本展係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臺灣文學館共同主辦，中國醫藥大學合辦；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協辦。為整體呈現百年人文傳承的精神，本館同時辦理教育推廣系列講座「我的探索」，邀請人文學科各界重要研究者於 4 月展出期間蒞館演講，如施懿琳（臺灣古典文學）、王安祈（戲劇領域）、柯慶明（中國文學）、蘇其康（英美文學）、郝譽翔（臺灣現代小說）、廖瑞銘（臺語文學）、蕭水順（蕭蕭，臺灣現代詩）及張瑞芬（臺灣現代散文研究創作）等學者。

二、策展分期

整體而言，人文學科大致經歷了四期變遷：民國前可謂「醞釀期」，是為第一階段，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到中日甲午戰爭（1894）。此期的主軸是西學被納入儒學經世致用，因此人文學科中與實用密切相關的地理學和語言學，遂最早向現代學術轉型；至於比較確立的現代學術，當以成形於民國前後的京師大學堂為重要指標。

當科舉制廢除，新知識如潮水般湧進，新型教育及學術體制迅速普及的同時，逐漸步入第二階段（即第一期），歷史學和文學轉化為現代學科。大約在同一時期的臺灣，在併入日本帝國之後，其學術也迅速「文明化」。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現代學術意義的哲學、文學、史學、語言學、人類學、



「人文薈萃之心」位展場入口處，為金字塔造型，運用視覺影像設計，使實體與虛擬間結合裸視3D影像，播放3D效果的虛擬影像投影，瀏覽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的全新視覺體驗。

藝術學等開始被建制化，臺灣的人文學術發展之軌道大體就此定位。

百年人文發展的第三階段（即第二期）當畫線在 1949 年，此年歲暮，國府遷移臺灣，臺灣自然而然地取得了「中華民國」的重要內涵。由於「中華民國」與「臺灣」此後一體化，原來雙源頭的日本帝國大學系統與來自中國的大學系統遂合而為一，造成臺灣人文學術相當獨特的體質。日中兩股源流在 1949 匯合後，由於冷戰體制的阻隔、歐美勢力的介入，以及臺灣因國府帶來的諸多人力、物力，臺灣遂發展出極特殊的人文學術，並隱然已形成帶有文化風土氣息的傳統。

20 世紀最後十年，臺灣解嚴，兩岸交流，臺灣的人文學術也正式進入第



四階段（即第三期）的「發揚期」。相對於第一期的建制特色、第二期的匯合特色，第三期可以說是研究主體建立的關鍵期。

三、展覽及展件特色

1、展示手法

在展示手法上，為彰顯百年人文傳承的風華，展場設計以忠實呈現文物特色為旨，並配合展版文字說明各區特色。色彩以沉穩的大地色展櫃，搭配各展區的代表色系作相關平面設計，為呈現各學門各具特色，精緻而穩健的風格。

此外，為陳述與百年人文兼容承載而生的科技發展，嘗試以活潑生動的「互動裝置」，將對一般觀眾而言較為生澀的學術文物以影像裝置逐一呈現，為此，我們分別以「人文薈萃之心」、「觸動人文絲路」、「百年人文導覽」三部分裝置與觀眾進行互動。「人文薈萃之心」位於入口處，為金字塔造型，運用視覺影像設計，使實體與虛擬間結合裸視 3D 影像，播放 3D 效果的虛擬影像投影，瀏覽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的全新視覺體驗。「觸動人文絲路」為進入展開



展覽入口，運用投影，將流動、連續的線條用來構築百年人文傳承意象。圖為呈現台北帝國大學之意象圖。

的第一個互動裝置，以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為媒介，經由參觀民眾的互動，觸動畫面的流動與形變；觀眾只要站在該裝置前，輕擺身體或揮舞雙手，即可觸動感應裝置，期以生動有趣的互動方式，呼應百年人文傳承的多元性。「百年人文導覽」為第二個互動裝置，主要運用體感互動，讓參觀民眾運用手勢動作，依照畫面指示觸動該裝置，當畫面十字游標變成綠色時，表示動作完成，即可翻頁觀賞百年人文系列的文物及說明。

此外，對於展品本身的保護也是我們著力的重點，為此，我們將所有文物置入展櫃或展牆，並 24 小時空調，以控制恆溫恆濕狀態，也可避免人為因素的破壞，藉此保護展出文物。

2、展件特色

以下依總論及八個學門分區說明及與展件間聯結逐一簡述。

(一) 總論

以人文學術發展的整體概念來看，本展延續原始架構，以「兩個民主國：臺灣民主國與中華民國」、「櫟社與南社」、「科舉」、「小腳與辮子」、「畫報、報紙與雜誌」5 個子題，分別呈現同一時期的「臺灣」與「中國」兩個「空間」的人文學術發展特色並彼此對照。為呈現本館館藏特色，在「臺灣」部分主要以典藏藏品為主。這部分較值得一提的如第二部分「櫟社與南社」中的「林幼春獄中家書」——林幼春為詩人林癡仙之姪，是臺灣櫟社首創人之一，而櫟社是臺灣最具批判性格與抗議精神的文學社團，以霧峰林家為活動中心；本展的林幼春獄中家書，為第一次公開展出，極為珍貴，從中很能看出其批判精神，以及該社的抗議特質。至於「小腳與辮子」中展出「吳瀛濤勸解纏足歌」則為本館典藏藏品——臺灣視解放纏足為「文明化」的重要內容，1900 年黃玉階於大稻埕組成「臺北天然足會」，打開「自然身體」的閘門，此運動於十餘年間逐漸興起熱潮；吳瀛濤是跨越日治時期與戰後的白話詩人，也是《笠》詩社的發起人之一，此為其配合天足運動所創作的歌謠。

(二) 中文學門

本學門以四個小子題呈現，其中「越界的巨星」分別展出臺灣「二世文人」如賴和、吳濁流及跨越清代與民國的康有為、林紓、王國維等文人，呈現兩地學術的重要性，較重要的文物為「賴和詩稿〈別後寄錫烈藝兄等〉」。賴和是彰化人、日治文人及醫生，精通漢、日文，新舊文學均擅長，有「臺灣新文學之父」之稱。本詩稿為賴和親筆之作，也是本館唯一賴和親筆原稿。



「雙源並進」以 1898 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及 1928 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臺灣大學前身）兩個重要學術機構的設立作為指標，本展「黃得時臺北帝國大學證書」中，黃得時曾是臺大中文系教授，他的臺北帝國大學證書上校長即是首任校長幣原坦，頗具時代意義；「大分裂與大匯合」則以 1949 年國府遷臺為時間斷限，「中華民國」與「臺灣」此後一體化，國土上的大分裂反而造成臺灣學術上的大匯合。原來雙源頭的日本帝國大學系統與來自中國的大學系統遂合而為一，造成臺灣人文學術相當獨特的體質。這裡我們以「晴園主人歡宴胡適博士留影」為代表，本相片為 1949 年胡適來臺時，先後作客於板橋林家及黃純青「晴園」的紀錄，黃純青之子即為臺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背面有黃得時的親筆註記，以原子筆註明與會者名單，包括臺靜農、洪炎秋、林熊祥、杜聰明、黃得時、傅斯年、黃純青、胡適等，集合當時北臺重要文人群。「甲子歲月人與學」展現後一甲子的歲月，則進入安定成長時期，中文學門發展也是如此。本區以北、中、南三個區域作為空間劃分，各自呈現日本與來自中國兩個學術系統的重要學術或創作人員。北部地區可以黃得時及吳守禮為代表，兩位同是臺灣大學最早的臺籍中國文學教師，也是臺北帝大培養出來的極少數臺籍人文學者：前者在文學文化，後者在語言學上各有不凡成就。

（三）外文學門

外國文學作為一個學科，要遲至 1902 年張百熙所擬〈欽定學堂章程〉才第一次出現。京師大學堂的設立是中國學術體制與學科想像現代化的起點，而 1917 年北京大學成立英文部教授會，1932 年改稱外國文學系。同時間臺灣的知識青年也受到影響，1928 年臺北帝大成立，文學一科即設有西洋文學講座，由島田謹二等日本教授擔任。國共分裂與冷戰徹底改變外文研究發展的方向，英語文學很快躍升為臺灣外文研究的主流。1970 年臺大設立比較文學博士班，開啓中西比較文學研究風潮。除了英美文學之外，1957 年在臺復校的政治大學成立了東語系，下設韓語、俄語與土耳其語三組，為戰後臺灣第一所非英語系的外語教學單位。其他如西班牙語、日語、法語與德語，則要到 1960 年代後才陸續在私立大學（文化、淡江、輔仁、文藻等）設置。其中重要研究者中，與本館典藏最為密切者為德國文學的研究者李魁賢，本展展出其「德國文學散論」手稿及圖書。他是臺北淡水人，也是本館文物捐贈數量最多的貢獻者，1953 年首度發表詩作，持續不斷寫詩、譯詩長達 50 多年，

詩(譯)作等身，同時享譽臺灣及國際詩壇，印度詩壇更三度提名他角逐諾貝爾文學獎。李魁賢也是極少數擁有英、日、德語能力的詩人。其德語係自修而來，本手稿即其對德國文學的簡介，後由三民書局出版。

(四) 歷史學門

百年來史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幾次的轉化，第一次轉變的內容，主要承繼晚清以來面對時代危局的思考，界定「什麼是歷史」？結果是提出「新史學」的口號，代表人物為梁啟超。第二重要變化焦點則在於「如何研究歷史」？最能呈現這方面成果的，便是五四之後由胡適等人所推動的「整理國故」運動。而這項運動推行的同時，隨著學術專業化風氣所影響，將歷史學納入到學校和機構的建制之中。另在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日本為達成有效地治理新領土的目的，總督府展開了大規模社會調查。二次戰後，臺灣史在學院中並不被看重，此時官方唯一對臺灣史研究有所關注的機構，是臺灣省文獻會，負責編修《臺灣省通志》，並陸續出版《文獻專刊》(後改為《臺灣文獻》)，為1949年以後官方唯一以臺灣研究為主的季刊。至於學院內的歷史系，除臺灣大學於1947年由楊雲萍在大學部傳授臺灣史外，其餘幾乎要到1970年代後才逐漸開設。隨著臺灣內部社會發展與政治氣候的變化，1980年代在民間和學院方面，有關臺灣史研究的主體意識日益增長，此時臺灣史研究不再僅是作為地方史而存在，並兼有國族史的意味。

(五) 哲學學門

百年哲學學術發展的傳承具有中、日兩國源頭，其中日本部分亦具有雙源頭：中國文化傳統及歐美學術傳統。日本源頭主要形成於日本的現代化，除來自中國文化思想外，「西化」也是其重要取向。中國部分除傳統中國文化思想，尚包括藉由中國學者與在華歐美人士的譯介引入的西方思想，這裡以嚴復為代表。日治時期學院內外學者李春生、張深切等思想家的哲學論述雖具相當高度，但對臺灣哲學後續發展僅造成間隔式的點狀影響，反而是1949年來臺的學術機構、人員接引了中國源頭。本展展出李春生書法作品一幅。李春生從1868年自福建廈門移民到臺北大稻埕從商，總資產僅次北部首富林本源，是臺灣仕紳中少見的基督教徒，也是臺灣長老教會的奠基者，同時是一位思想家，本件為其手書唐朝詩人杜牧的七言絕句〈泊秦淮〉。戰後極權社會中的人們自然地尋求理解自由主義，典範性人物常常能為我們將反思帶來的革新與衝突加以聚焦，雷震、郭雨新與殷海光便是重要例子。「張深切致郭



雨新函」中，張深切是南投人，為重要思想家、作家、編劇，曾在魯迅門下學習，著有《張深切全集》12卷。郭雨新為宜蘭人、政治人物，是戰後臺灣省議會「五龍一鳳」之一，被稱為「黨外祖師爺」，後因國民黨政府迫害，赴美不返，於美病逝。本次展出張深切致郭雨新書信，顯示兩人間有往來。至於以復興傳統文化、傳千古道統為己任的哲學學者，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常常顯現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思想英姿，現代新儒者的學者如唐君毅、徐復觀、熊十力、牟宗三、金岳霖便是亮眼的護心法、傳心旨的大學者。1972年12月到1975年6月，國民黨特工系統以「反共」之名，對臺大哲學系內自由派學者進行整肅的一連串行動，並導致臺大哲學系教職員遭解聘，臺大哲學研究所更破天荒停止招生一年，是為「臺大哲學系事件」。此次展覽不管是學院、著作、學者或是事件，都構築了哲學百年傳承歷史。

(六) 藝術學門

臺灣美術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約自清代至日治，主要為「現代化、美術機制與『地方色彩』之形塑」，本階段臺灣傳統藝術活動，以文人的書畫創作及民間畫師的寺廟彩繪、祖先畫像為主。而臺灣總督府透過學校圖畫教育體制、展覽、畫會及報紙媒體等公共機制的建立，逐漸形成傳統書畫與西方式美術系統共存的現象，更形塑了追求「地方色彩」自我表現的基礎。許多來自日本、曾受西方式現代美術訓練的日籍老師，透過中等教育推動「現代化」美術觀念，扮演重要的啓蒙角色。臺灣留學生更經由日後「內地延長」再赴日、歐，完成完整、正規的西方式美術訓練，並在重要的公私展覽會上嶄露頭角，成為形塑臺灣「新美術」的推手。

第二階段為1949年國府遷臺以來的戰後前期，以「美術概念的再構築：文化認同、族群融合與國族想像」為主，在「去殖民化」與「再中國化」的政治氣氛下，美術發展面臨另一次轉型。許多關心美術發展、普及的人士，開始提議籌設專業美術機構，或全國藝術之專責管理單位。這些隨政府遷臺而來的畫家，雖曾一度造成藝壇權力結構的再整編，卻也使得美術人才網絡及藝術思想更多元。而戰後威權體制盛行及孤立於國際情勢的時空環境，造就臺灣美術逐漸發展出東方鄉土主義，開啓回歸現實與土地之創作思考，對於臺灣社會日後邁向文化「主體性」的摸索，發揮了重要的激勵作用。

第三階段設定於戒嚴時代結束之前的戰後後期，是為「抽象、自我探索與美術前線的歷史回應」，因為長期處在自外於國際環境外的封閉環境，過度

標榜政治意識型態所發展出的極端國族懷鄉思想，窄化了臺灣藝術朝向真正國際化的可能發展，而為政治服務所導致遲滯不前的藝術風氣，更腐化著藝術自律發展的根基。不過，即便在此窘境，自 1960 年代以來，諸多藝術家面對當代美術發展問題，仍企圖劃破政治思想箝制與意識型態，尤其以抽象繪畫的發展與回應最為重要，除了具有回應西方、國際潮流的現實意義外，亦作為一種追求民主、自由精神與企圖自封建威權體制解放意義的藝術特質，更成為戰後白色恐怖時代中一種「噤聲」對抗、反思時代性的重要表達手段。此外，從文獻、檔案資料中也可見臺灣美術面貌；在展示一個時代、地區或民族歷史文化之時，相關的歷史文獻、檔案記載已成為僅次於作品外研究美術發展實況的重要素材。

(七) 語言學門

百年來臺灣語言學的學術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在「奠基期」階段，中國語言學者運用習自歐美語言學的方法，開始有計畫地調查中國境內的漢語及非漢語方言。日治時期進行的臺灣漢語方言調查，主要研究者是小川尚義，可以說是臺灣語言學先驅，其「1907 年臺灣言語分布圖」即於本展中展出。1928 年，中國方面中央研究院成立，並隨即籌設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方面由日本政府成立臺北帝國大學。而相對於這二個學院的設置，民間則以「歌仔冊」的流傳保留了閩南語文學，歌仔冊又稱「歌仔簿」，為臺灣民間文學珍貴資產，內容包含勸世、教育、報導、傳唱等元素，通常以七言四句或七字仔的方式寫成，一般稱為「四句聯仔」。本展的《日台會話新歌》、《國語白話新歌》、《四民經紀通俗歌》等三件展品均為本館典藏，除富文學性外，也蘊含臺灣豐富語料。1949 至 1970 年為「醞釀期」。臺灣語言學在既有日本學術傳統下注入了新的中國學術源泉，同時使中國傳統學術在臺灣開始扎根，除了史語所復所外，還有各公私立大學中文系與外（英）文系的設置與創立。1970 年代前後，赴歐美學習語言學的青年學者陸續返國，帶回了嶄新的理論與方法，至 1987 年可謂「轉化期」。自 1987 年解嚴到 1995 年為「整合期」，隨著科技的進展，資訊工程與語言學研究結合，開創出語料庫語言學及計算機語言學等跨領域研究。解嚴之後，與臺灣語言學相關的學術性社團（學會）紛紛成立。1995 年到 20 世紀最後十年有突破性的進展，是為「開展期」，這個進展表現重要機構的獨立與成立、語言學國際學術會議的舉辦，以及專業語言學學術刊物的創設。本展中其他重要語言發展分布圖如「1967 年



豬變體分布圖」、「臺灣語種區劃圖」、「臺灣南島語遷徙圖」等，均由語言學者洪惟仁教授提供或重新為本展量身繪製。

(八) 人類學門

百年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發展，大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1-1949）為「萌芽期」，此期開始接受歐、美、日的概念與研究方法並作出修正，在梁啟超、嚴復的譯介下，民族學的觀念被帶入中國。但真正接受西方學院式訓練，實際推動相關工作者，則要等李濟、凌純聲等留學歐美學者返國才展開，並培訓出芮逸夫等重要研究人員。學術機構的建立從 1928 年中研院史語所下設立人類學與民物學組、考古學組開始。至於董作賓及郭沫若、聞一多等人，則為中國在考古、古文字及文學上的代表學者。本展中「董作賓與李濟信函」中，董作賓是知名的文史學者，1927 至 1937 年間，史語所於河南安陽殷墟發掘甲骨 15 次，董作賓參加 8 次，1949 年隨國民政府遷臺，歷任臺大文學院教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此作品為董氏參加第 9 次殷墟挖掘後寫給負責人李濟的信札，報導挖掘所得。同時期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在 1897 年即由東京人類學會委派伊能嘉矩、鳥居龍藏來臺考察紀錄。1901 年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委員會」，繼 1909 年漢民族調查後，由佐山融吉等展開對原住民之研究。1928 年臺北帝大成立，文科下即設有「土俗人種學」研究原住民，負責人為移川子之藏，助手為宮本延人、陳紹馨等。第二階段（1949-1987）是「復原期」，1965 年中研院另行成立民族學研究所，所長為凌純聲。1949 年在臺大校長傅斯年支持下，從歷史系分出考古人類學系，李濟為首任系主任，擔任教授的有凌純聲、董作賓、芮逸夫、陳紹馨，助教為陳奇祿。並再培育出宋文薰、李亦園、張光直、喬健等重要人才。第三階段可稱之為「多元發展期」（1987- 至今）。隨著臺灣當局在政治上的解嚴，學術界對社會參與的熱忱大幅提升，將對當代原住民與弱勢團體的關注，轉為新的研究議題，發展出更為多彩多姿的學術成果。本展中「臺灣的原始藝術手稿」作者是宋龍飛，自 1963 年追隨中研院凌純聲從事民族學調查研究、臺大考古系宋文薰從事田野考古，累積了豐富的實物經驗，1969 年進故宮博物院工作。本件為原住民田野調查紀錄手稿，針對每一族群的藝術圖騰、符號圖畫進行考察。

(九) 宗教領域

民國初期，中國與西方基督教人士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領導顧問階層。

五四運動、民國 25 年後教育政策轉變，除了宗教、學術與文化上的華洋論爭持續外，在地化的壓力逐漸增強，宗教教育與研究在學術領域中的定位受到質疑與排除，形塑了民國早年特有的宗教學術性格。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使臺灣出現「宗教聯合國」的複雜局勢。百年來臺灣宗教的發展是社會發展重要的一環，其中包含教義宣傳、宗教責任、社會關懷、慈善救濟、心靈教化、心靈改革與政教關係的互動。一般性的宗教學術研究，在 1949 之後的臺灣更有著來自於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與宗教心理學的學術能量摻入，並因此有創新的整合成果。為均衡展現各宗教發展概況，本次展覽分別從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如齋教）及一貫道等不同宗教的多元呈現，期望藉由文物的展出，一窺百年宗教學門的發展概況。

四、小結

本展在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展出可算是「百年人文傳承大展」北中南三場系列展出的「終篇」。除卻展場本身的互動與展件有別於其他展場外，展覽本身的主要視覺圖像亦饒富意義，屢見於宣傳手冊、海報、宣傳布條上，用以呈顯臺灣、中國及日本間的空間與歷史淵源，並扣合「傳承」主題。而「我的探索」系列講座則是對於展覽內容的進一步深化，使聽眾能藉由講座及展覽更加了解百年人文的發展歷程。最後，「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的展覽本身雖已告一段落，但相信影響力正要開啓。

